

中山圆了我的新房梦

沿着林荫小道，呼吸着带着淡淡花香的清新空气，我陶醉了！抬头见楼壁上有月光映着的树影，多像壁画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在华中某大城市工作。

城市很大，我们的住房却很小。我任教的是一所老校，全校100多名教职工，分住在3座旧楼里，有的还是二三十年代建的。我一家五口，挤在仅18平方米的狭长房间，厨房是走廊改建的。自来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，很不方便。

陋室用布帘隔成两半。两张大床和一个穿衣柜，就摆得满满当当了。有时夜里要在家里改学生作业，只能把一个方木凳放在床上，盘着双腿埋头伏“案”了。

在这样的旧楼里，大家一住就是20多年！谁都想，要是能住上宽敞明亮的住房，那该多好啊！可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，要想住上新房，那简直是个美好的梦想。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开始吹到神州大地，终于听到要建新房的消息了，大伙兴奋得奔走相告。

不过我们还是赶不上住新房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一家随着“孔雀东南飞”的潮流，来到中山。

一到位于珠三角的这座美丽小城，我们心情特好。

来中山不到两年，就听说市政府为解决教师和水上居民的住房困难，特拨巨款建柏苑新村，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们高兴得好几夜睡不着。几个老师，还迫不及待地两次相约到工地看看。

那时候，柏苑一带还是一片田野。山际尾一带是郊区，有好几幢农舍。还有鸡笼、猪圈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推土机在前边不远处发出隆隆声响，九曲河缓缓流过。一排排的手脚架上，建筑工人挥汗如雨，上上下下忙个不停。

又过了一年，嗨！一幢幢外墙贴着马赛克的楼房拔地而起，清一色的7层楼房，整齐美观。走进新村，楼房林立，街道纵横，楼距较宽，绿树成行，有的楼下还有羽毛球场，供市民锻炼，也有供休憩的苗圃、石凳。小广场或楼房过道有体操运动员或小孩玩耍的雕塑，栩栩如生。靠街的楼壁上，还有大幅彩色壁画。金色的阳光，给座座楼宇抹上一片金黄，在绿树下洒下斑驳光影。在一个羽毛球场上，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厮杀，一位老者坐在石凳上看报，悠然自得。小区宁静、幽雅、清洁。这在当时，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住宅小区了。

记得是国庆前夕，我们在兴中园从市领导那里拿到新房钥匙。日也盼，夜也盼，终于盼来了乔迁之喜！

乔迁那天，大门一开，眼前一亮：宽敞的客厅、橙色的天花板、白色的瓷砖，还有排列有序的木沙发、茶几、饭桌。一切显得是那么光洁、明亮、和谐、亮丽。厨房、洗手间、前后阳台一应俱全，三间房对着客厅，小妹冲进小房间，往床上一躺，笑着说：“我们三姊妹终于有了‘闺房’了！”接着哇里哇啦唱了起来，惹得一家人都笑了。

晚上，电灯一亮，金碧辉煌，月亮也从窗外探过头来看这欢乐之家。关了大灯，一家人坐在沙发上观看电视。老伴东看看，西瞧瞧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这是真的吗！”大女儿乐呵呵用手摸着妈妈的额头说：“妈，您不是说梦话吧？”

话音刚落，笑声又起。是的，回想以前蜗居的日子，谁不欢喜若狂呀！

看完电视，我又走进自己的书房，打开日记，记下这值得回忆的日子。夜深了，爬格子也累了，我站起来凭窗往楼下一看，绿树掩映，月光如水，一阵清香传来，令人人为之一爽。我打开房门，往楼下走走。沿着林荫小道，呼吸着带着淡淡花香的清新空气，我陶醉了！抬头见楼壁上有月光映着的树影，多像壁画。每个窗口亮着灯光，彩色电视的画面透了出来，真是“个个窗口幅幅画”啊，中山人就是画中人。乔迁后一个多月，香港亲友来访，她参观了我们的新居，赞不绝口，说是比她香港的住房还宽敞明亮呀！

我们站在阳台上交谈着，楼下是一片紫荆花海，高楼鳞次栉比。金风吹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听着亲友的啧啧赞美，虽是吹来秋风，我却有如沐春风的感觉。继柏苑后，中山又建起松苑、竹苑小区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2009年，我家又迎来第二次乔迁之喜，比以前住得更宽、更舒心了，这是后话。我家的乔迁之喜，是锦绣中山的一个缩影。如今像我们这样住上新房的中山市民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。大家在花木掩映的小区散步，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乐也融融，该是多么惬意呀！

中山圆了我的新房梦。

●作者：马肇勇

中山党史